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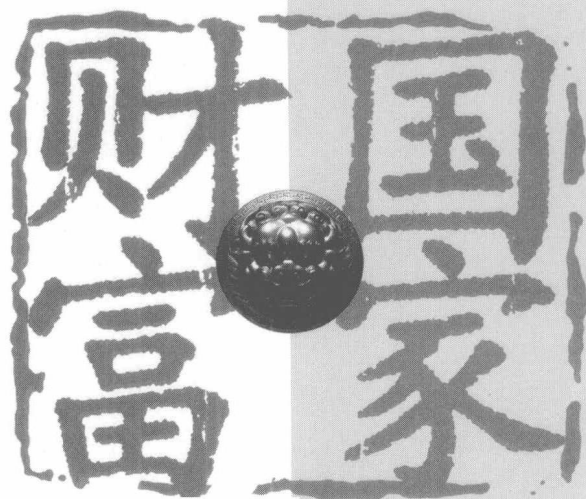
一场维护国家利益的生死博弈
一场推进国企改革的权力角逐

北京中视精彩影视文化中心力推

国家财富

于京旭 水能沉 著
——长篇小說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水能沉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财富 / 于京旭, 水能沉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80742-862-6

I. 国… II. ①于… ②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94477号

国家财富

于京旭 水能沉 著

责任编辑	姚雪雪 许 复
美术编辑	赵 霞
制 作	彭 威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3.75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4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42-862-6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第一章

南省骄阳矿业集团下属红岗矿1号井口坐落在红岗镇四面环山、茂林修竹的大西山下，四周房屋顺坡而建，院子和房子都是清一色的青条石砌的。片石铺就的石阶窄小而被磨得发亮，石阶间都长着青青的草，但因为挨着矿区，叶儿总是沾满了煤炭灰，看上去黑蒙蒙的。

雨后的天空显得朦胧而深邃，空气氤氲着湿漉漉的凉爽。太阳如同一只刚成熟的柿子，有点黄里带灰地从云雾里钻了出来。井口附近堆积如山的细碎的煤屑被风吹得满地乱滚，在阳光的照耀下，烁烁灿灿，迷迷幻幻，像无数的黑金子在闪光，呈现出斑斑驳驳的色彩。

南省红岗县因盛产电煤、焦煤和无烟煤而闻名遐迩。早几年，煤价的陡然高涨使红岗矿附近承包小煤矿的红岗村人发了家，由于缺乏共享机制，贫富差距开始扩大。同时，黑煤矿开采也造成地下水资源被破坏、采空区增多等后果。随着煤价的继续上升，矛盾开始激化，矿难也时有发生，一些村民开始组织起来同本地的几家小煤矿进行谈判，要求赔款。经过多年漫长的调解、磨合，最后经红岗县政府出面，由实力雄厚的骄阳矿业集团收购兼并了小煤矿，赔款也得到了妥善解决。可时隔几年之后，红岗矿也频频出事。自从姓黄的腐败矿长当上红岗矿一把手之后，红岗矿就被他和几个贪官掏空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使红岗矿日薄西山，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工人们怨声载道，有技术有门路的矿工只得另谋出路。

一大早，红岗矿1号井口便出了事。井口围满了看热闹的附近村民，山坡下石砌拱顶的巨大井口外挤满了各种车辆和矿工，救护车顶的红光刺目地闪烁着，发出尖锐的声响。井口内外进出的抢险队员正紧张地忙碌着，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时嘈杂起来：“哎，你们说，今天这事故会不会死几口子啊？”

“呸！呸！乌鸦嘴！不说话能憋死你呀？”

“我这不是担心嘛……”

“担心也不能提那个字！没看见吗，集团公司的宋总都下井了，那可是个人物啊，有他在，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放心吧。”

“但愿吧。唉，昨天上井的时候我这右眼皮子就跳，果不其然，夜里就出事了。”

有人压低声音说：“咱们哪儿说哪儿了啊，告诉你们，这回冒顶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液压支架不够用了，按规定必须做好支护才能掘进，可咱们黄大矿长说没事，不让停，得，冒了！”

“真的假的？要是这样，那他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这事八成是真的，我听说安技科王科长为这事还跟黄大矿长吵了一架。没用，一个矿长，一个科长，你说最后听谁的？”

“唉！有这个姓黄的在，红岗矿就好不了！原来咱们矿肥得流油，这才几年啊，让他折腾得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人群里吵吵嚷嚷，正说着，突然有人小声喊：“出来了！快看，出来了！”人群慌忙拔脚向井口涌去。

井口周围，一些浑身泥水、满脸煤灰的受伤工人被人搀扶着陆续走出。三十多岁的黄矿

长戴着头顶矿灯的安全帽，拿着扩音器维持秩序，大声叫喊着：“职工同志们！家属同志们！请大家放心吧，井下塌方并不严重，在集团公司宋总的亲自指挥下，堵在井下的人全部安全救出，安全救出！”

好在抢救及时，没出人命，大家松了一口气。人群欢呼起来……

不一会，年轻力壮、身材健硕的骄阳矿业集团副总经理宋黎明一身泥水地被几名手下簇拥着走出井口。宋黎明边走边对工人说：“把巷道处理一下就撤，我在骄阳公路上等你们。”

“是！”

宋黎明朝一辆越野车走过去。

“宋总！宋总！”黄矿长扭头看见他，便急忙提着喇叭追上去，喊道，“宋总，您怎么……这就要走？您一宿没合眼，再怎么着得吃点东西、休息休息……”

宋黎明心里窝着气走到越野车旁拉开车门上了车，看也不想看黄矿长一眼。黄矿长尴尬地抓住车门，媚笑说：“宋总，您生气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我做深刻检查、深刻检查……”

宋黎明钻进车启动引擎，扫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你哪一次检查不深刻？让开！”车子移动了，黄矿长急忙退到一边。

黄矿长盯着远去的越野车，脸上渐渐变得惶恐不安。突然，他想起什么，转身就朝办公楼跑去。

黄矿长心急火燎、气喘吁吁地冲进办公室，抓起桌上的座机电话就大声说：“喂！唐总，我是老黄啊……”

电话那头传来唐总的声音：“啊，老黄，我正要找您哪，事故处理得怎么样啦？”

“没事了……没伤……伤着人……”

“哦，那就好、那就好，我心里这块石头放下来了。”

黄矿长干咳了几声，正坐在办公室的唐天林在电话里听到黄矿长的咳嗽声，忙关切地问：

“哎？老黄，你这又喘又咳的，怎么回事？”

“哎呀！唐总，我挨骂了，我估计，我的日子算是混到头了……”

“谁骂你了？”

“宋黎明、宋总啊！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啊，当着那么多人就给我来了个大窝脖儿，您说他这是要干吗？是不是……”

“老黄，你不要瞎猜，宋黎明是分管安全、生产的副总，你那儿出了事故，他能不着急上火吗？按他那副大炮脾气，没揍你几拳你就算运气好了。”

黄矿长移了移身子，坐在椅子上说：“唐总，您是没看见刚才的情况，他要真的给我两拳，我倒不担心了，他根本不理我啊！他是真生气了，唐总，谁都知道宋黎明和魏老总是什么关系，他姓宋的如果想把我拿下，朝魏老板一努嘴，我就回家抱孩子去了。”

“老黄！你胡说什么呀！魏老总德高望重，在全国煤炭行业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不会随便作决定的，更不会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

“唐总，您这么说我多少踏实点了。不管怎么说，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我的事您得多操点心。”

“哈哈……跟我耍上赖皮了……”

唐总说完，便挂断了电话。黄矿长如释重负地放好话筒，脸上掠过一丝笑容。

骄阳集团办公大楼是一幢玻璃幕墙的19层大楼，门前的喷泉一柱高过一柱，朝空中喷射，如珠玉般滑落池中，显得雾霭蒙蒙。大厅里摆了几张黑色的旧真皮沙发，几个值班的中年男女正有一搭没一搭地小声说笑着。时不时有人从这里出出进进。

这会儿，唐天林抱着一个文件夹急匆匆朝六楼道魏总办公室走去。他走到总经理办公室门前，按了一下按钮。门开了，一个小伙子站在门口，对他说：“哦，唐副总，魏总正在开会。”

唐天林听得有些发愣，忙说：“今天没有安排会议呀？”

“临时召开的，是常委会。”

唐天林心里一惊：“我多问一句，是不是因为红岗矿出了事故才开这个会呀？”

“多半是。魏总说了，明天要开党委扩大会。要不，您过两个小时再来？”

“哦，不啦，明天开会一起谈吧。”唐天林返回楼梯间，按了一下电梯，低头沉思起来。

四十岁的古振东是红岗县南镇小煤窑窑主，和宋黎明是小学同学。他利用妹妹的婚事做交易发了家，变得利欲熏心。他和副县长赵昆等人勾结在一起，疯狂掠夺国家的煤炭资源，肥了自己的腰包。他漠视人的生命，出了事故却仗着有赵昆等保护伞罩住，对上瞒报死亡人数，对下大耍流氓手段，瞒天过海。古振东为人世故狡猾，又很抠门，因此，南镇的一些小煤窑窑主背地里都叫他“古扒皮”。

这时，穿着光鲜、气度不凡的古振东正在家里接听电话。古振东的家看上去有些俗气，家具虽然精致富贵却全是雕梁画栋的一片红色，正厅一侧摆放着神坛，一只半人高的座钟滴答滴答地响着。古振东坐在椅子上，一边接电话一边用手指摸索着一根粗大的高级古巴雪茄，然后又把雪茄放在桌面儿上，唯唯诺诺地说：

“哈哈……您是领导，我得听您的嘛……是、是、是，咱们小煤矿也得正规、正规……赵头儿，不瞒您说，我已经瞄上了一个人，国字号的，别看他才是个科长，红岗煤矿的生产、安全实际上全指着他一个人……矿领导？我这么跟您说吧，这帮矿领导能让我骑在他们头上拉……那个什么，他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嘿嘿……啊，那是一定，强迫他干吗呀？我得让他自愿到我这儿来！赵头儿，有这位爷往咱们矿一坐，别说省里了，就是中央检查下来咱都不怕了！哈哈……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一会儿，他得意洋洋地放下电话，对外屋喊了一声：“进来吧！”少顷，两名手下进了屋。

古振东拿起雪茄，点燃，猛吸了一口烟，对手下说：“跑了这么多天，有什么收获啊？”

“情况是有，不知道……”

“说说吧，什么情况？”古振东吐了一口烟。

“老板，这小子穷得叮当乱响，死倔，请他吃饭，不去，请他玩玩儿，没空！您说，他瞎忙什么哪？”

“他们矿长不喜欢他，老给他小鞋穿，可这小子撅着屁股还干哪！真不知道图什么。”

古振东一瞪眼，扫了他们一眼，说：“你们懂什么？跟人家学着点，这才叫忠诚、仗义！你们行吗？给你们多少钱也换不来真心，一群白眼狼！说，还有什么情况？”

“昨天夜里他们矿上出事了，冒顶！”

古振东一听，大惊失色：“出事了！死多少人？”

“没出人命，人家那抢救阵势……”

“真是，壮观、壮观！”

古振东吞云吐雾，然后一拍桌子说：“你瞧瞧！还得说人家国字号大矿，出了这么大的事

故不死人！咱们……唉，咱们学不了啊……”

“老板，我问出个情况来，姓王的有个病秧子老爹，三天两头闹病……”

“什么病？”古振东看着黑黑瘦瘦的一个手下说。

“心脏病，听说挺厉害的，发现犯病，往医院送晚个把小时都有可能死亡。他为了给他爹治病，借了不少钱。”手下说。

一会儿，胖子属下满不在乎说：“整个一穷人。今天又被人送进他们矿上的职工医院了。”

古振东阴阴一笑，对他们说：“好！穷人，缺钱……哈哈，缺钱就好办！你们俩，现在立刻去矿职工医院，不错眼珠地给我盯着，屁大的事也要随时向我报告！”

“是！老板！”

一片静谧的林区掩映着一座陵园。宋黎明驾着那辆“陆地巡洋舰”越野车驶来，缓缓停在陵园大门停车处。他那身烟熏火燎、煤灰泥浆结成硬壳的工装以及疲惫的神态与他驾驶的崭新越野车极不相称。他下车活动了几下腰腿，从后座上扯出一只黄色背包挎在肩上，大步走进陵园。陵园里伫立着一块块直立的墓碑，四周芳草萋萋。宋黎明来到两块并排的墓碑前站定，久久凝视着两块墓碑，只见一块墓碑上镌刻着“父亲大人宋襄垣之墓 儿宋黎明侄李崇善立”，另一块墓碑上则刻着“父亲大人李清之墓 儿李崇善侄宋黎明立”的字样。

宋黎明神色黯然地蹲下身子，从挎包里抽出两只盛满清水的大可乐瓶子。他先清洗了李清之的墓碑。宋黎明一边浇水，一边用手洗着碑上的泥土，喃喃说：“李伯伯，我大哥在北京上党校，回不来，我来是一样的。我大哥可比我有出息，听说从党校回来要再往上提一提，提到什么位置……我不跟您说，让大哥自己来说吧。”他用完一瓶水，然后又开始清洗父亲的墓碑：“爸，魏伯伯最近身体不好，我没让他来。我们老妈身体还行，就是……嗨！可能人老了都这样，不能想过去的事，想起来就抹眼泪。我和崇善大哥都忙，回不了家，我们这心老是悬着的。我们商量给老妈请个保姆，不成，妈不要，还差点给我和大哥一人一笤帚疙瘩。幸亏我大嫂三天两头回来，我们才放心了。可以后怎么办？唉，等大哥回来再说吧。”

宋黎明清洗完毕，便盘腿坐在草地上，从挎包里掏出两盒香烟，放在两块墓碑前，又掏出几个苹果，分放两堆。一会儿，他站起身说：“爸，李伯伯，我不能多陪你们了，忙啊！事故，红岗矿又出事故了。我最恨事故！事故夺走了你们的生命，也毁了好多家庭……我现在是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我一定要把最容易出事故的煤矿企业治理成最安全的企业，对了，还要环保。你们等着看吧。我能做到！”

他朝两块墓碑深深鞠了三个躬，然后背好挎包走出陵园大门。

一个小时后，宋黎明驱车回到矿区，他把车停在路边，跳下车，抬头朝前面望去。远处飞扬着尘土，一条由移动的各色车辆组成的长龙随路面蜿蜒起伏，向前行驶，颇有些机械化部队行军的壮观景象。宋黎明看了看手表，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车队缓缓驶近，宋黎明像一个统帅在检阅部队，看着各种抢险车辆从眼前驶过，车子一辆辆地刹住，扬起的灰尘一时间遮住了人们的视线。待尘埃落定，一群工装肮脏破烂、油污泥污结块的汉子齐集在宋黎明面前。矿工们有的仍头缠绷带、吊着胳膊，黑黝黝的脸上只看得见一双双明亮的眼睛在闪烁，神态中透出一股锐气。

一个头戴矿灯的青年领队跑上前向宋黎明报告：“报告宋总，矿山公司抢险队胜利完成

红岗煤矿抢险任务，全体队员无一伤亡！请指示。”人群中有人憋不住笑，吭哧了几声。

宋黎明在队列前来看了看，指着几个伤员说：“无一伤亡，啊？这几块料是怎么回事？”

领队大声说：“报告宋总，抢险队是在您的亲自指挥下完成任务的，我们按照您的一贯标准，擦破皮、流点血不算受伤！”

队员们哈哈大笑起来，宋黎明也忍不住笑了：“哈！这账还算到我头上啦？欺上瞒下，这个罪名够我撤职使的了！”

少顷，队员们围住了宋黎明，七嘴八舌说：“宋总，我这头还真是擦破皮了，包成这样是大夫的主意……”

“我这胳膊也是！宋总，您知道，大夫就会吓唬人，不听他的他就说你的小命怎么怎么了……”

宋黎明走到一个矿工面前，笑眯眯说：“来，我不吓唬人，我给你捏捏就知道伤得重不重了。”

矿工急忙退后：“拉倒吧！您这一捏，非骨折不可！”众人又哄然大笑起来。忽然，指挥车里的车载电话响了。一个大脑袋矿工拿起话筒立刻朝宋黎明大喊：“宋总！电话！”

“谁的电话？”宋黎明扭头大声说。接电话的矿工表情夸张地比画着。宋黎明赶紧跑到车旁，接过通话器：“老总，我来了，嘿嘿……”众人也悄悄地围拢过来。

电话里传来魏总的声音：“你先别嘿嘿，我问你，为什么手机不通？”

宋黎明对着话筒急忙解释：“报告老总，一不留神，掉泥浆里了。不过您也真是的，深更半夜打什么电话呀？有我在现场您还不放心啊？”

电话那头魏总的声音依然严厉地传过来：“正因为有你这个愣种我才不放心哪，我怕你自个儿也搭进去！现在给我汇报，人员有没有伤亡？”

“报告老总，抢险队胜利完成任务，无一伤亡！”宋黎明又说。抢险队员们都捂着嘴笑，大家一哄而散，急忙跑开了。

此刻，骄阳集团总经理——六十三岁的魏胜利正坐在集团总经理宽大的办公室里与宋黎明通电话。魏总为人正直廉洁，面相和蔼可亲，没有什么官架子。他与宋黎明情同父子，平时对宋黎明也要求很严格，也十分相信宋黎明的办事能力，并有意锻炼他，凡是急难险重的任务总要交给宋黎明去冲锋陷阵。魏胜利为企业的发展殚精竭虑，因而在干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这会儿，魏总坐在宽大的栗色办公桌边。他一边从几只药瓶里抖出几粒药片、胶囊放在桌面上，一边朝对讲机说：“无一伤亡？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哪一次你都给我打了折扣！这回你老实交代！”

电话中那头传来宋黎明的声音：“是！老实交代！有受伤的，两个人被砸破了头……”

魏总手一抖，一粒胶囊掉落在桌上，又滚落到地上，他脸色陡然一变，大声说：“什么？两个人！砸成什么样了？”

电话里宋黎明的声音又钻入魏总的耳鼓：“破了点皮，哎呀，那叫严重啊，血流得哗哗的……”

魏总听了气得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厉声说：“你给我严肃点！”一会儿，魏总移开话筒，自言自语说：“咦？我的药掉哪儿去了……”

宋黎明依然在电话里开着玩笑：“医生说抹点红药水紫药水就行了。还有一个砸坏了胳膊，粉碎性骨折……嘿嘿，那是不可能的……”

魏总被弄得一惊一乍的，气道：“你！你个臭小子，折腾老头儿玩儿，啊？你给我立刻赶回来！”

“立刻？有什么要紧事吗？”

“没有要紧事我找你干吗？找气生啊？”魏总说。

“老总，我可不是要跟您打折扣啊，几个月了，我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没时间回家，今天正好到家门口了，您不让我看看老妈呀？”

魏总抓着话筒，口气变得和缓起来，说：“你……早说啊。唉，我也想她了……这样吧，你替我看看她，说一声，忙过这一段我一定去，好吃好喝的给我留着点儿，啊！”

“放心吧！”电话那头的宋黎明笑笑。

“哎！晚上你一定要赶回来啊！我等你。”魏总说完，轻轻放下话筒。

宋黎明站在路边捏着通话器，众人静静听着宋黎明和魏总的对话，都偷偷抿着嘴笑。几分钟后，宋黎明结束了和魏总的通话，朝手下这群矿工大声说：“出发吧，损坏的设备赶紧抢修，其他人放三天假！不过，你们经理听不听我的那就另说啦。”

众人欢呼起来，簇拥着宋黎明向前走去。

尼玛家坐落在矿区职工宿舍楼里，是一栋崭新的两层楼的房子，外围白色的墙体上，翠绿的青藤沿着墙头攀缘而上，覆盖了整栋房子。

六十五岁的尼玛正和大儿媳坐在床边说话边忙活。尼玛是一位慈祥善良的壮族老妈妈，也是宋黎明和新上任的副省长李崇善的养母。三十年前，李崇善和宋黎明的父亲在矿难中死亡，魏胜利便将两个孩子托付给尼玛照看，从此，尼玛把他们视为己出，母子三人相依为命。两个孩子都出息成大学生，并且当上了领导干部，尼玛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她对儿子的教育是极其严格的，大儿子当了副省长，她送给儿子唯一的一句话就是“要当一个好官”。她和老弟弟魏胜利感情胜过亲姐弟，却断不了吵吵闹闹。老妈妈边说话边和大儿媳翻箱倒柜找东西，孙子李小勇低着头在里屋写作业。

屋子里显得洁净而雅致，地板铺着亮晃晃的豪华抛光白瓷砖，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且都是进口的，房子里看上去一尘不染，给人一种精致舒适的感觉。厅中放着一张按摩沙发，那是养子宋黎明特意孝敬尼玛她老人家的。一会儿，尼玛翻出一件壮族小伙子的衣服，抖了抖对小勇妈说：“你看看，我说丢不了吧？你们回来就乱翻，没有一样东西在原地，这倒好，就是找双袜子都算锻炼身体。”

小勇妈看了看有些花哨的衣服，吃惊地说：“妈，您说给小勇找件好衣服，就是这……这件啊？”

尼玛看着小勇妈，笑笑：“是啊！小勇要上高中了，是大小伙子了，过去按寨子里的规矩，什么年龄穿什么样的衣服是错不得的。”

“妈，省城的学校一般都不穿这种衣服，各民族的孩子都统一穿校服。”

“我不管什么校服不校服，小勇他爸上高中就穿这件衣服，考上了北京的名牌大学。小勇也得穿！”

“考大学凭的是学问，跟穿衣服有什么关系啊？”小勇妈笑道。一会儿，十来岁的小勇从里屋跑出来，喊着：“奶奶，我穿！我最喜欢这件衣服，这要是在山寨里，不穿这个还不能跟女

孩子玩儿哪！”

小勇妈瞪了儿子一眼，说：“小勇！你胡说什么！是你爸教你的还是你二叔犯坏？”

突然，房门咣当一响，“我又怎么了？我什么时候犯坏啦？”宋黎明边说边进了屋。

小勇兴奋地窜到门口，一下子蹦到宋黎明身上。

“小明！我的小明回来了！”尼玛高兴地朝儿子招手，忙不迭地下床找鞋。

宋黎明背着小勇，走到床前，对尼玛说：“妈，我回来了，还饿着哪，给点什么吃啊？”

“小明，你提前打电话告诉妈你要回来啊……兰儿，厨房里有糯米粑，先给你弟弟热两块。”尼玛高兴地看着他俩。

“等会儿吧，饿不死他，现在吃饱了，一会啤酒鸭、熏腊肉还吃不吃了？”小勇妈说。

“什么？啤……”宋黎明一听，把妈妈扶坐在床上，又说：“得了，妈，我不饿了。”

“小明，你怎么……脏得像个泥猴啊？脱了！我给你洗洗。”小勇妈看着脏兮兮的宋黎明说。

“去红岗矿抢险，没来得及换，”宋黎明脱掉上衣，露出一身像铁块子似的腱子。

“妈，就这点儿时间还是跟魏伯伯讨价还价讨出来的哪。不然他又要把我扣住了。”

“什么？就这点时间还要求他？魏胜利也太自私自利了！我的儿子，他天天守着，想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我生气了！告诉他……”尼玛眼一瞪。

宋黎明急忙安抚尼玛，说：“哎，妈，妈，您先别生气。魏伯伯说了，他也挺想您的，让我替他问候您……”

“他想我？想我什么？他想吃我做的水煮鱼了！想吃我做的坝坝蛙了！想喝我的三花酒了！告诉他，老尼玛不给他吃了，不给他喝了！”

小勇在一旁劝奶奶道：“奶奶，我魏爷爷挺好的，您就高抬贵手，饶他一回吧。”

小勇妈在门边洗宋黎明的工作服，对小勇说：“小勇！过来，大人说话你老插嘴。”

宋黎明把小勇推向嫂子，扭头对尼玛说：“妈，魏伯伯跟您开玩笑开惯了，当不得真啊。哎，嫂子，刚才说我什么哪？我怎么犯坏了？”

小勇指着放在椅子上的民族服装，对宋黎明说：“我说穿这样的衣服才能夜里去找女孩唱歌、跳舞。我妈说，这话不是我爸就是二叔教我的。”

不一会，小勇帮妈妈把洗衣盆抬到院子里去了。尼玛把儿子拉到身旁的沙发上坐下，严肃地问：“小明，妈上次说的事你办了没有？”

“什么……事？”宋黎明一愣。

“又忘了！妈说的事你就当耳旁风？”尼玛生气地说。宋黎明急得忙抓住妈妈的双手：

“妈，不是忘了，您不知道，找对象这种事急不得，哪儿那么容易就遇上合适的了？您说是不是？”

“那你也要快点，小勇都要上高中了，你呢？还没个媳妇。妈老了……”

“妈，您怎么又说这话？魏伯伯说您能活一百岁，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对了，妈，今天是清明，我去给我爸和李伯伯扫了墓。大哥在北京回不来，我代替了。”说完，他横躺在沙发上，

“哎呀……还是躺着舒服啊……”

尼玛眼里渐渐噙满了泪水，她把目光投向墙上挂着的镜框。这时，小勇蹿进客厅，嚷道：

“奶奶！我爸来电话了，他快毕业啦，这就要回来喽！”

“真的？他啥时候到家？”尼玛惊喜地说。

“没说。”

“又骗奶奶！”

“真的！我没骗奶奶，刚来的电话，我妈还说我爸这次回来要当副省长哪！”

小勇妈进了屋，对小勇和尼玛说：“小勇！就你嘴快！妈，是这么回事，崇善提副省长的公示已经出来了，结果如何还不一定哪。”

“好、好，崇善出息了，我的儿子都有出息……”尼玛微笑道。忽然，身旁响起鼾声，尼玛回头一看，却见宋黎明倒在沙发上已睡着了。

尼玛坐在沙发上疼爱地凝视着儿子，只见宋黎明头发被泥浆糊了好几处，起了绺，紧绷在身上的背心有几处破洞，工装裤子肮脏不堪，高腰皮靴被泥浆涂得已分辨不出皮子来了。一会儿，尼玛收回目光，起身站起来，把儿媳妇洗衣服的盆子拿了，倒了些凉水，又兑了些热水，端到沙发前，轻轻地为儿子擦洗着头。宋黎明鼾声渐响……

红岗矿三十六岁的安技科长王文光疲惫不堪地走出1号井口。他看上去病歪歪的，面色憔悴。王文光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但工作起来不要命，技术也好，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矿里的人都叫他“拚命三郎”，是红岗镇几个矿主争着抢的“香饽饽”。

这时，王文光走出井口，见旁边摆了几只保温桶，便跌跌撞撞地走过去，抓起一个大水舀子，舀满了水，咕咚咕咚地猛喝一气。然后，他把安全帽垫在屁股底下，坐着休息。

井下陆续出来几个人，一个矿工朝他喊：“王科长，没事了，你走吧。”

王文光有气无力地摆摆手：“知道了，我……歇会儿……”

忽然，一个矿工慌慌张张地从远处跑来，冲王文光大声喊：“王科长！王科长——”

王文光浑身一激灵，撑着保温桶架子站起来，一会儿，矿工离着挺远就喊：“快！快去医院！你老爹……”

王文光脸色突变，不等那人喊完，撒腿就跑……

这时候，王文光已来到矿区职工医院抢救室外。暗暗哭泣的王文光擦擦眼泪站起来，焦急不安地扒着门缝朝里看着，推门出出进进的医生、护士紧张地忙碌着。

楼道的拐角处，有两个戴墨镜的壮汉一直在注意着王文光，还不时用手机在通话。他俩是古振东的手下。约莫半小时后，院长走出抢救室，招呼王文光到楼梯间，神色肃穆地对王文光说：“王科长，你老父亲的情况很不好啊……”

“院长，抢救不过来了？”王文光心里一惊。

“不，经过抢救，暂时脱离危险了。但是老人的心脏随时都可能再次停跳，而且一次比一次危险。”

“那怎么办？做手术？”王文光吓了一大跳。

“是的！而且要做两个手术，老人的肝脏硬化必须早做，否则就晚了。”

“院长，做这两个手术……得花多……多少……钱？”王文光紧张地看着院长。

院长低头道：“唉……咱们矿区医院不具备做这种手术的能力，县医院也够戗。转到市医院做，最少也得二三十万吧。”

王文光难过地说：“院长，我上哪儿去偷二三十万啊？我爸爸这几次犯病，我已经欠了一屁股的债了……”

院长见他焦急的样子，忙安慰说：“王科长，别急、别急，想想办法吧，找矿领导商量商量？你看……”

王文光急得抓住院长的胳膊：“院长！您告诉我，如果我弄不来钱，我爸爸是不是就得等死？”

“这……王科长，别这么说，啊？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啊？”院长说完便抽身走了。

王文光朝院长的背影叫喊：“想什么办法？有点钱还不够他们贪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我还找谁借啊！”王文光说完，又扑到抢救室门口，失声痛哭道：“爸！你儿子没本事，挣不来钱，就让你老人家等死啦！爸……”

几名医生、护士跑来把王文光拉开。这时，古振东手下的那两名壮汉走过来，扶住王文光坐下，对医护人员说：“没事了，我们照顾王科长。”二人很亲切地安慰着王文光……

王文光忽然觉得不对劲，抹了把泪，看看二人：“你们……是谁？”

“王科长，咱们都是挖煤的，一家人……”

“你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帮我？”王文光有些慌张地瞪着他俩。

“王科长，您别急，一会儿我们老板就来。”一个高个子壮汉说。

另一个同样高大的壮汉说：“我们老板敬重您是个个人物，他想帮您，我们俩，想帮您还不够格哪！”

“你们老板想干什么？他要帮我什么？”

“不知道，这您得问我们老板本人了。”

王文光站起来，冲他俩说：“莫名其妙！让开，我得回去想办法……”

一壮汉抓住王文光的胳膊，软中带硬说：“王科长，我劝您一句，您回去，什么办法也憋不出来，白费！还不如就在这等我们老板来。”

王文光的胳膊被抓疼了，挣扎道：“你们要绑架我是不是？”

“对不起，王科长，谁敢绑架您呢？只是您这小胳膊太……细了，我一捏，嘿嘿……”另一壮汉讪笑道，松开了手。忽然轻声叫道：“老板来了！”

这时，古振东正和院长交谈着向这头走来，早就想从国营大矿挖王文光的古振东得知王文光已被逼上了绝路，来了个雪中送炭。他要抢王文光了。王文光看看古振东，吃惊地看着两壮汉：“你们老板是……古……振东？”

“没错。这块地方，方圆百里，能帮你的只有我们古老板。”

王文光用力推开二人，低声道：“我用不着你们帮！让开！”他想走，但又被二人拦住。一会儿，古振东和院长来到三人面前，古振东面带笑容，居高临下地说：“王科长，怎么要走？”

王文光不好意思再走，应付道：“哦，古老板，你忙着，我……我还有事。”说着，他想绕过古振东离开。古振东挡住去路：“王科长，情况我都了解了，现在救人要紧，别的话咱们一会儿再说。”他向两名手下吩咐：“你们俩护送王老太爷去市医院，救护车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入院手续你们负责办好，我和王科长还有点事要谈，晚一点到。”俩手下大声应着，走进抢救室。

王文光急了，忙说：“古老板，你我只是见过一面而已，你为什么要……”

古振东看着王文光，以不容抗拒的语气说：“王科长，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先给老爷子安排好，你我去茶馆，好好谈谈，这样行吧？”

王文光无话可说，只好和古振东一起走出医院。

黄昏来临，夕阳照着四周，显得温暖而静谧。这时，尼玛一家人正在吃晚饭，尼玛看着儿子狼吞虎咽的吃相，高兴得很，于是又撕了一块鸭子放进宋黎明的碗里。

宋黎明香甜地吃着香喷喷的啤酒鸭，对嫂子说：“大嫂，你做的啤酒鸭就是好吃！鸭肉好吃，汤更好喝。来，大嫂，再给碗汤。”他抓着鸭架啃着，把碗伸给嫂子。嫂子干脆端起锅给宋黎明倒了满满一碗。

宋黎明痛痛快快地喝了几大口，笑道：“妈，我知道，这啤酒鸭是大嫂给我大哥准备的，现在让我给打劫了，大嫂，不好意思啊。”

“得了便宜还卖乖！告诉你，你们俩都不回来我也要在这道菜！妈也喜欢吃啊。”嫂子白了他一眼。

“不管谁爱吃，小明和崇善只要回家来，先得让他们吃饱。几十年了，我就是这规矩。老魏这些年来我这儿，好几次都没吃上饭，他还得感谢我哪！”尼玛说。

“啊？我魏爷爷来了都没饭吃？”小勇道。

尼玛望了望虎头虎脑的孙子，疼爱地说：“那年月奶奶穷啊……唉，不说这些！现在咱们家又多了个男子汉，小勇，喜欢吃什么给奶奶打电话，奶奶给你做！”

不一会，宋黎明抹着嘴站起来：“妈，大嫂，我得走了，魏伯伯还等着我哪。”

“小明，你再吃碗饭吧，不吃主食你不饿呀？”嫂子仰头望着他。

宋黎明对大嫂说：“大嫂，魏伯伯那儿一桌菜肯定摆上了，每年的今天都一样，我得留着肚子接茬吃啊！”

尼玛说：“去吧，这些年老魏过得不容易啊，多说点让他高兴的话，啊？”

“妈，我知道。”宋黎明站起来，穿衣服准备走。

“二叔再见！”小勇说。

宋黎明摸了摸小勇的头，说：“小勇真乖。大嫂，我哥回来了，替我问个好，你跟我哥说，他要是真的当了副省长，我绝不给他找麻烦，不让他为难。”

嫂子感动地站起来，点点头。宋黎明抱了抱妈妈，背起挎包出了家门，驾车快速朝公路行驶……

古振东驱车和王文光来到县城一间高级茶馆包厢里，茶馆灯影煌煌，二人相对而坐。一会儿女服务员推门进来，上了铁观音茶，并端起茶壶准备给他们倒茶，古振东示意她退下，服务员急忙走开。

王文光开门见山说：“古老板，咱俩素无来往，你今天为什么帮我？”

“嘿嘿……要是我说凑巧碰上了王科长这档子事，顺便伸把手，王科长肯定不信……”古振东皮笑肉不笑说。

“古老板，您有话直说，我又得去市医院，矿上还有事，没时间跟您闲聊。”

“好！我这也喜欢痛快！那我就直奔主题。我问你，你们老太爷做手术得花多少钱？”

“医院院长说得二……三十万，我看不一定，也许用不了那么多钱。”

“你有吗？”

“我……没有……我可以找朋友借，找……”王文光有些窘迫地说。

“哈哈……借？王科长，你的朋友十个有九个都是三尺肠子闲着二尺五，他们能借给你钱？”古振东轻飘飘地说。王文光张张嘴，沉默了。少顷，古振东从脚边把一只皮箱提到桌上，挪开茶杯，打开箱盖，转了一圈，一箱百元大钞呈现在王文光眼前。

“古……你什么意思？”王文光被吓了一跳，怔怔看着古振东。古振东不慌不忙地又盖好

箱子，说：“王科长，这里边不多不少，整三十万，给你们老太爷做手术够用了。拿走吧，赶紧去医院，我让司机送你。”

“我凭什么要你三十万啊？你收好，我不要！”

“不要？可以，这钱我可以收回，可是你的老爹怎么办？王文光，三十万现金烫手吗？你是不是怕花了我的钱就算受贿了，腐败了？纪委就会找上门来了？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不是瞧不起你，你要是矿长嘛，说你受贿还靠谱。可你只是个安技科的小科长啊，你自己跑到纪委去自首，说受贿三十万，纪委准把你送精神病院先检查检查再说，要不就一脚把你踹出去。你还没有受贿的资格！”

王文光低头沉思着，心里有些矛盾起来。古振东见他犹豫不决的样子，趁热打铁说：“兄弟，你们矿上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你上哪儿去借钱救你爹啊？”说着，他探身趴在桌上，脸几乎要贴到王文光的脸上了，“你爹不做手术就是等死，咱们做儿女的能眼看着老人往死路上走吗？别犯傻了，赶紧拿上钱给老爷子做手术去吧！”

王文光终于横下一条心，身子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古老板，俗话说，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你帮我这个忙肯定也不是白帮吧？说吧，想让我干什么？”

古振东心里一阵得意，笑了：“嘿嘿……到底是文化人，说出话来一套一套的。我也学着说一句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红岗矿没什么前途了，上万人的大矿，想救过来？国家白给你们十个亿还差不多。可能吗？所以嘛，我劝你辞职，给我干。”

“说，往下说，我听着哪。”王文光不动声色。

“我决不亏待你，你在国营矿干什么，到我这儿来还干什么，但是职务变了，在我这儿你是管生产的副总，年薪一百万，过春节有分红，百八十万是有的，你看……”

王文光笑道：“我还真是第一次知道自己挺值钱！哈哈……古老板，这一箱子钱怎么说？”

古振东掏出一张纸：“你签一张三十万的欠条，只要在我这儿干，三年以后这张欠条作废，当着你的面撕了。”

“我要是不答应给你干，这箱子钱我就是打欠条你也不会借给我，对不对？”王文光盯着他。

古振东眨巴着眼，略显尴尬地说：“啊……是，我是个生意人，不是开慈善机构的。”

王文光不说话了，借贷无门，人命关天，王文光内心突然感到苍凉，三十万是我王文光一辈子也挣不来的呀！万般无奈的王文光只有给古振东卖命这一条道可走了。他手捂额头，眼泪不由得顺着腮边流了下来，他觉得他把自己卖了，灵魂、尊严，什么都没有了……

暮色苍茫，红岗镇张家村的田野上一片繁忙景象，农民们戴着斗笠、弓着身子在田地里忙活着。眼见天色已晚，农民们忙收拾各自的工具、物品，准备收工回家了。不知是谁，优哉游哉唱起了小调，声音高亢、野性：“拿起了——那个菜刀吆呵呵——切韭——那个菜——黑疙瘩里抱着俺的个妹妹呦——真痛——那个快——”

山坡另一面也传来歌声，声音显得粗野：“井底那个蛤蟆吆——不见那个青天——俺也不见那个小妹妹的——泪眼吆——”

人们从各处向村子走去，渐渐凑到一条路上，嬉笑打闹、你追我跑，顺着村子的方向望去，家家的房顶都升起炊烟……

低矮的土墙里，家家户户的女人都在忙着做饭，有的女人还隔着矮墙说笑着什么。

村民张柱子的土房里，厨房显得很简陋，朝向院子的一面没有门窗，只有半截土墙算是隔墙。柱子的媳妇正在煮面条，一盆余好的卤子花花绿绿的，勾人食欲。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进了厨房，立刻对面卤产生了兴趣，见妈妈没注意自己，便抓了把勺子，舀卤喝。

女人发现了，急忙夺下勺子，在孩子屁股上拍了一巴掌：“馋死你！等你爸回来一块儿吃。去门口看你爸回来没有。”

孩子不情愿地出了厨房向院门走去。

突然间，屋子震动了一下，沉闷的轰隆声从脚下地层深处响起，几乎同时，房子倾斜、坍塌了。女人惊恐而凄惨地喊叫着，没入土块、破木条和草木灰烟之中……

正在回村的男人们被脚下的震动吓得神情紧张，他们看到村中的景象惊呆了！一片幕墙似的灰土被强大的气流吹起，向天空升腾。女人的惨叫、孩子们惊恐的哭声夹杂着老人们无力的哀叫，一切乱了套。男人们转瞬间反应过来，狂喊着：

“地震了——”

“出事啦——快跑——”

“俺家的房子——”

“爹——”

“狗蛋！”

人们发疯般地向村子里狂奔……

村中土路上裂开了一条不规则的几十米长的地缝，有一段裂缝紧贴几家人的房子，这些房子倒塌了十几间。在女人和孩子的哭喊声中，村民们开始搜寻埋在塌房下面的亲人。他们呼叫着名字、用工具刨着。男人们冲进村，立刻开始营救，顿时，各种声音吵成了一锅粥，场面混乱不堪。

夜幕低垂，灯火幽暗，村民聚在裂开的地缝旁，惊魂未定地躲在一边。40多岁的村长领着一大帮青壮男人把村民转移到了安全的祠堂里，受伤的妇女已全部获救，两个妇女和几个孩子头上缠着白布，脸上还有血迹，村民纷纷议论起来：“奇怪啊，这不像是地震。”

“地都颤了，还不是地震？”

“不像，要真是地震，那边几个村儿还不闹翻了天？你们看，人家那边什么事也没有。”

“对呀，地震不可能只震咱们一个村。”

“那……这是咋说呀？地都裂了。”

“村长来了。”

大家扭头望去，只见村长灰头土脸地从那头走来。大家急忙围拢过去。奇怪的是村长脸上竟有喜色，因为有理由找红岗煤矿要钱了。一会儿，村长笑咪咪地对村民们说：“老少爷们儿们，有谁家塌了房啦？”村民们纷纷你一句我一句地叫嚷自家塌了房。

“好事！好事啊！”村长说。村民们不解地望着村长。

“这不是地震啊！你们想想，咱这脚底下是什么？”村长得意洋洋地说。

“煤矿啊。”村民们说。

“对呀！煤矿挖煤把地底下给挖空了，咱们村这才塌了。咱们得找煤矿要赔偿啊！”村长一语道破天机。村民们一下兴奋了，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

“对呀！还是村长有水平，咱们得让煤矿给全村盖新房！”



“还得让他们包赔医药费!”

“村长说的对,这是好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对!盖新房咱们没钱,煤矿把咱村给挖塌了,让他们赔咱新房!”

“哎?咱们找哪个矿啊?这周围可全是煤矿。”

“哪个矿?咱这一片属红岗矿的开采区域,不找他们找谁?”村长说。

“对!红岗矿!”“就找他们!”

“让他们赔!”村民们情绪激动起来。一会儿,村长胸有成竹地说:“大家别乱,听我指挥。我连夜给镇里报,明天组织人去煤矿要说法!”

“对!咱们全村男女老少都去!”

“都去!人多势众,不怕他们赖账!”

村长又一本正经地说:“干吗呀?打狼啊?去那么多人干吗?没素质。明天我带队,受损失的,受了伤才能去。人家是国营大矿,咱们先礼后兵,他们答应赔偿那就什么都不说了,他们要是赖账,那咱们就不客气了!”

村民们一听,欢呼起来。有钱拿咯!

宋黎明驱车到骄阳集团总部停车场时,天已完全黑了。他停好车,下车走了几步,然后朝对面二楼的一扇窗户看去,窗口隐约有魏总的身影。他朝魏总挥挥手,跑着穿过停车场,一步三蹬地蹿上了大楼正厅的台阶,电动门向两边滑开,他的身影消失在门后。

魏总远远见宋黎明向自己招手,急忙拉开办公室房门等在门口。他听见楼道里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知道宋黎明已上了楼,便立刻换了一副严肃的神情,似乎要兴师问罪。不一会,宋黎明来到门口,一副调皮相地对魏总说:“魏总,我来了嘿嘿……紧赶慢赶……”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又是打破头,又是断胳膊的!”

“我那不是逗您玩儿吗。”

“逗我玩?我什么岁数了?你给我进来!”宋黎明像是怕挨揍,绕着蹿进了屋。魏总说:“你已经是副总了,还跟我调皮捣蛋!不像话!”

宋黎明笑着跑到办公桌前,端起魏总的茶杯咕咚咕咚地喝了个干净。魏总坐到沙发上,对宋黎明说:“饮驴哪?重新给我沏一杯!把红岗矿这次事故发生的来龙去脉详细汇报,严肃点!”

宋黎明赶紧为魏总泡茶。魏总面色严峻地在屋中踱着,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们天天喊安全,保生产,可我们忽视了对领导干部的管理。红岗矿的事情虽说有惊无险,但是背后暴露的问题是触目惊心的。要出重拳管一管了……”

宋黎明从沙发那里站起来,拧紧了眉头说:“您看是不是向纪委反映一下老黄的问题?”

“这个问题先不谈了。小明,我着急上火把你找回来,还有更重要的事跟你商量……”

“我知道,每年的今天您都要摆一桌。”

“这只是今天的一个议程。”

“那还有什么要紧事啊?”

“不急,先给我说说,我老嫂子最近怎么样?”他做个怪相儿,“没骂我吧?”

宋黎明笑笑:“骂倒是……没骂,就是……水煮鱼、坝坝蛙恐怕您是吃不着了。”

“啊?为什么?”魏总看着宋黎明。两人正说着,有人敲了敲门,一位女服务员推门进来说:“魏总,菜都送来了,摆在您的房间里了。”

魏总对服务员说：“好，我们马上过去，你去休息吧。”服务员退出了房门。

两人起身走到魏总卧室，屋中摆放着一张小餐桌和四把椅子，桌上是四碟小菜和四碟炒菜。魏总坐下对宋黎明说：“坐吧，我拿酒。”

“什么酒，次的我可不喝啊。”

魏总笑着从柜子里取出一瓶五粮液举了举。

“太棒了！”宋黎明高兴地打了个响指坐下来。魏总放下酒瓶，又取了两只酒杯放在桌上，宋黎明已迫不及待地拧开了瓶盖。魏总接过酒杯边往酒杯倒酒边说：“这杯是你爸的……这杯是崇善他爸的……得，剩下的你就包了！”魏总说完，便把酒瓶递给宋黎明。宋黎明一边为自己倒酒一边说：“魏伯伯，今天我抽空给我爸和李伯伯扫了个墓。您放心吧。”

停了一会，魏总说：“你妈身体还好吧？”

“挺好的，她其实特希望您能去住几天，陪她说说话。”

“唉……我也想轻松轻松，过几天田园生活，可是不行啊……来，动筷子吧。”二人夹了菜吃着。

城市的夜空灯火斑斓，不知从哪个角落里传来的若有若无的钢琴声令人心思凝聚。二人默不作声吃了一会，魏总抬头看着宋黎明说：“小明，今天集团常委开了个会，专门研究了红岗矿事故折射出来的带有共性的问题，大家都认为这些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狠抓了。”

“我同意。现在制药厂、炼焦厂、化工厂这些企业运转还算正常，问题最大的就是煤矿。”

“是啊。集团公司下属的三十九个矿区现在都程度不同地面临无序竞争的干扰。小煤窑乱采滥挖、越界开采、大小事故频发，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再加上地方保护势力抬头，国有企业的发展受影响，安全生产难以保证，更让人心疼的是国有矿产资源大量流失。触目惊心，触目惊心啊！”魏总叹口气说。宋黎明扒了几口饭，说：“中央不是已经下决心进行治理整顿了吗？文件也发下来了。”

“文件是发下来了，我们相信地方政府能够按中央文件的精神进行治理整顿。但是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也需要解决，而且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宋黎明边吃边说：“我觉得地方政府不排除保护主义的干扰，中央文件不可能贯彻下去，至少也会打很大的折扣。至于咱们内部的问题，我正在搞一些调研，我想拿出一套企业改革的方案，从根本上解决制约我们集团发展的瓶颈问题。现在我这个方案还不成熟，但是我会尽快向党委提交一个计划草案。”

魏总为宋黎明的盘子里夹了点菜，说：“我知道你这段时间没闲着，一有空就往下跑。我等着你的改革方案。吃点菜，来，喝酒。”二人都喝了一口，魏总又说：“小明啊，我今天犯点自由主义，提前跟你说点事。咱们骄阳集团面临的困难很多，现在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来带领十几万干部职工战胜困难，使得企业获得生机和活力。我已经老了，挑这副担子实在是力不从心啊！我已经向北京总公司提交了退休申请。党委常委也研究了接任集团公司总经理的人选。多数同志认为你是合适人选。”

宋黎明停住筷子：“魏伯伯，这是您的提议吧？您不怕别人说闲话吗？”

“我是共产党员，我向党委和上级提名谁来担任集团公司的领导，完全出于公心。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举贤不避亲的名言，我胸怀坦荡，还怕别人说闲话？”魏总正色道。

“魏伯伯，论年龄，我三十九岁，当十几万人规模的大公司老总，说实话，还是嫌嫩了点